

香港

六十年  
職人

與九位知識人對談

陶傑·許知遠·陳曉蕾

小思·侯萬雲·雷競璇

潘毅·吳靄儀·趙式慶

劉細良 著



# 香港知識人

作者	劉細良
出版總監	鄺穎萱
執行編輯	張綺貞
文稿校對	張 驩
書籍設計	吳騰翔、吳家敏



出版	上書局 UP Publications Limited
地址	九龍觀塘偉業街116號聯邦工業大廈二字樓
電話	852 2512 1002
傳真	852 2512 1909
電郵	enquiry@uppublications.biz
網址	www.uppublications.biz

初版	2014年7月
定價	港幣\$108
國際書號	978-988-16472-7-6
圖書分類	社會文化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序

風土、氣質、面貌

劉細良

06

不袖手的旁觀者

雷競璇

01

10

溫柔力量

小思

02

50

鄉關何處

陶傑

03

72

抗爭者的歷史連結

許知遠

04

98

永遠少數派

05

侯萬雲

06

知性

吳靄儀

152

知識人的實踐

07

潘毅

182

潤物無聲

08

陳曉蕾

206

君子動手

09

趙式慶

232

香港

與九位知識人對談  
陶傑·許知遠·陳曉蕾  
小思·侯萬雲·雷競璇  
潘毅·吳靄儀·趙式慶

劉細良 著

要討論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多是由晚清開始，梁啟超、康有為、五四反傳統文化人，魯迅、胡適、傅斯年、梁思成、林徽音等，四九年後中國大陸則有另一批代表；建制派的郭沫若、周揚，或在鳴放反右中被整的羅隆基、儲安平、以至文革初起的吳晗、鄧拓、廖沫沙。香港，從來不在中國知識分子研究之列。除了四九年南來的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新亞書院一系外，彷彿香港不存在一個知識階層。

這當然不是事實，歷史的諷刺是兩岸三地中，唯獨香港是由外來政權殖民統治，知識分子反而做不成烈士。沒有民主，卻有相對的自由空間，文人辦報、學人辦書院的傳統在此生存下來，他們與現代中國知識分子高度介入政治的走向背道而行。

既然成不了一個階層，索性用日本漢字「知識人」，泛指知性、有批判思考、關注公共議題的人。他們關懷的是文化中國，花果飄零後靈根自植回饋母體，與殖民地政府互為不存在。知識人在多元化社會下，無需完全依附政治權力才找到自己的社會位置，參與公共事務，實現自己的理想。他們可以是一個報紙專欄作者、電台主持人、大學教授、自由記者、專業人士、甚至是博客。

本書收錄的訪談，曾在《讀書好》雜誌「打開書櫃」專欄刊載。輯錄成書，沒甚麼宏大理想，只是對這個時代香港人的知識面貌、氣質、風土，留下記錄。

ISBN 978-968-1647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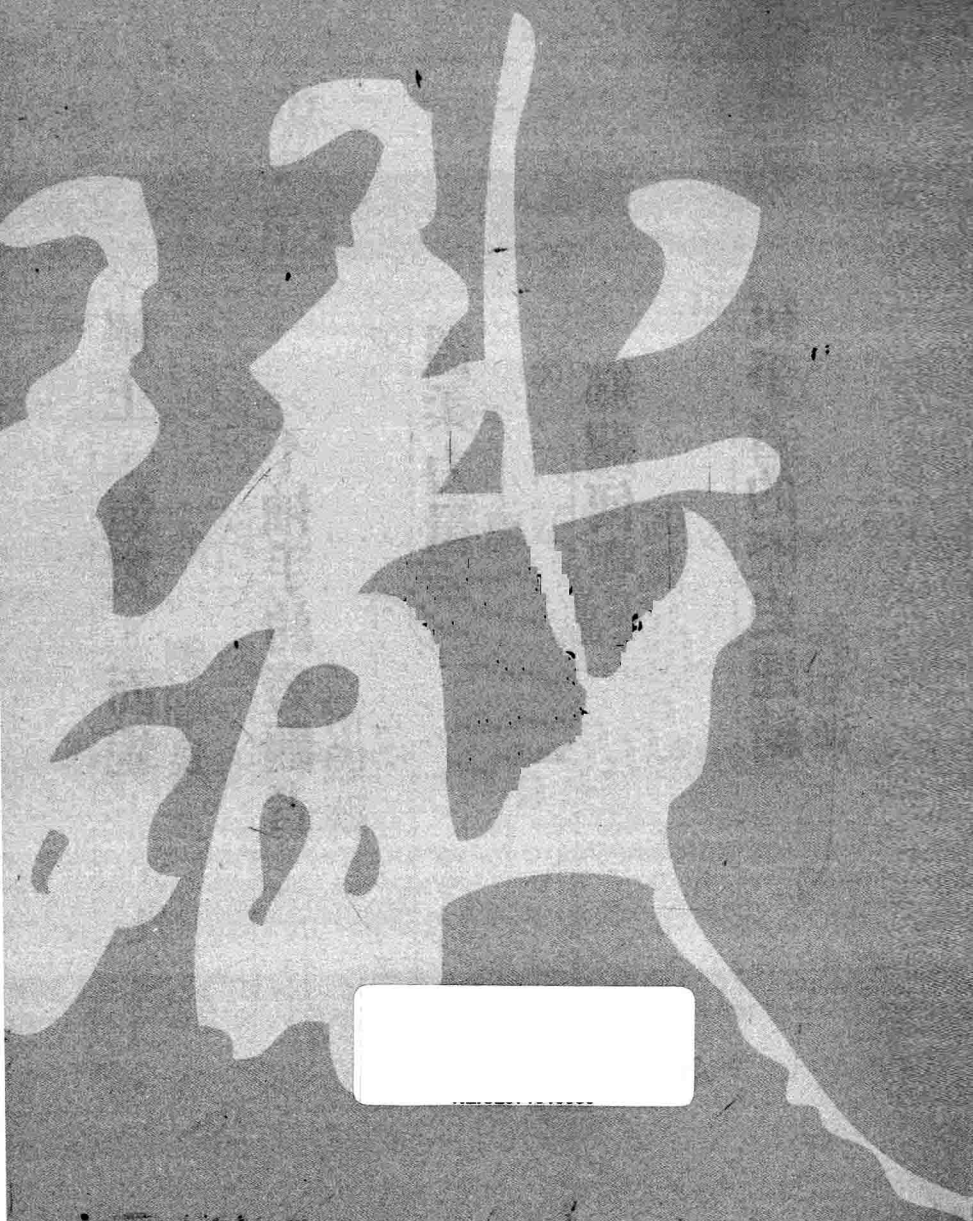


HK\$108 NT\$420



上書局

UP PUBLICATIONS LIMITED



序

風土、氣質、面貌

劉細良

01

06

不袖手的旁觀者

雷競璇

10

溫柔力量

小思

02

50

鄉關何處

陶傑

03

72

抗爭者的歷史連結

許知遠

04

98



趙式慶  
君子動手

232

陳曉蕾  
潤物無聲

206

潘毅  
知識人的實踐

182

吳靄儀  
知性

152

侯萬雲  
永遠少數派

120

## 風土、氣質、面貌

要討論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多是由晚清開始，梁啟超、康有為、五四反傳統文化人，魯迅、胡適、傅斯年、梁思成、林徽音等，四九年後中國大陸則有另一批代表；建制派的郭沫若、周揚，或在鳴放反右中被整的羅隆基、儲安平、以至文革初起的吳晗、鄧拓、廖沫沙。香港，從來不在中國知識分子研究之列。除了四九年南來的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新亞書院一系外，彷彿香港不存在一個知識階層。

這當然不是事實，歷史的諷刺是兩岸三地，唯獨香港是由外來政權殖民統治，知識分子反而做不成烈士，大陸由三十年代延安整風起，一本知識分子歷史，翻開時仍然血跡斑斑未曾乾，台灣在九十年代走向民主化前，也好不到哪裏。反而在香港，沒有民主，卻有相對的自由空間，文人辦報、學人辦書院的傳統在此生存下來，他們與現代中國知識分子高度介入政治的走向背道而行。

救亡是近代中國的主旋律，形勢使然，救亡壓倒了啟蒙，馬克思主義打敗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無可避免介入了政治之中，以圖一伸大志，但壯志難伸，反而身陷在政治魔掌中飽受折騰。而殖民地外來政權，又不是高度壓迫

性，知識分子有搵食空間，慢慢發展出「去政治化」的知識階層，價值及社會關懷淡化後，分解為一種職業稱呼：專業人士、學者、傳媒工作者、文化人，就是沒有了知識分子。

既然成不了一個階層，索性用日本漢字「知識人」，泛指知性、有批判思考、關注公共議題的人。在陶傑專訪中，他指香港有各行各業專業人士，但一提到政治承擔，就變了傳媒人責任，與自己無關。其實這種分割的知識人，欠缺超越個人利益以外的社會關懷，是香港的悲哀，也正是百多年殖民管治所塑造的集體性格。南來知識分子，他們關懷的是文化中國，花果飄零後靈根自植回饋母體，與殖民政府互為不存在。

但幸好香港自八十年代開始晉身國際金融中心，傳媒、文化、學術機構也同步發展，知識人在多元化社會下，無需完全依附政治權力才找到自己的社會位置，參與公共事務，實現自己的理想。他們可以是一個報紙專欄作者、電台主持人、大學教授、自由記者、專業人士、甚至是博客。

傳統公共知識分子，已逐漸湮沒於學術圈子遊戲，為了出版英語學術論文。研究

愈來愈「離地」，脫離了本土的議程，或變成滿口專門學術語言的人，剩下的只是一堆概念或口號。相反承擔起批判主流，宣揚信念及推動變革，而不是來自學院，更多是與媒體沾上邊的，懂得運用媒體影響力。至於多元的社會位置，也令香港知識人不喜歡宏大的敘事格局，埋首於「主義」，「大理論」，每天營營役役寫專欄短評，生活感、瑣碎事、情緒反應、時文針砭，各適其式。當然，有的人會認為格局太小，但從另一面看，很真實，有血有肉，沒有裝腔作勢，開口閉口上下五千年。

本書收錄的訪談，曾在《讀書好》雜誌「打開書櫃」專欄刊載。專欄起初是由梁文道主理，已訂下了訪談的風格，一問一答近萬字，以現時媒體標準來說已屬長篇，早期訪談曾經輯錄成《訪問》一書，最近的年多，這擔子交到了我肩上，仍然貫徹梁文道長篇風格。在被訪者選擇上，我會傾向更具本土色彩的知識人，在這時刻，輯錄成書，沒甚麼宏大理想，只是對這個時代香港人的知識面貌、氣質、風土，留下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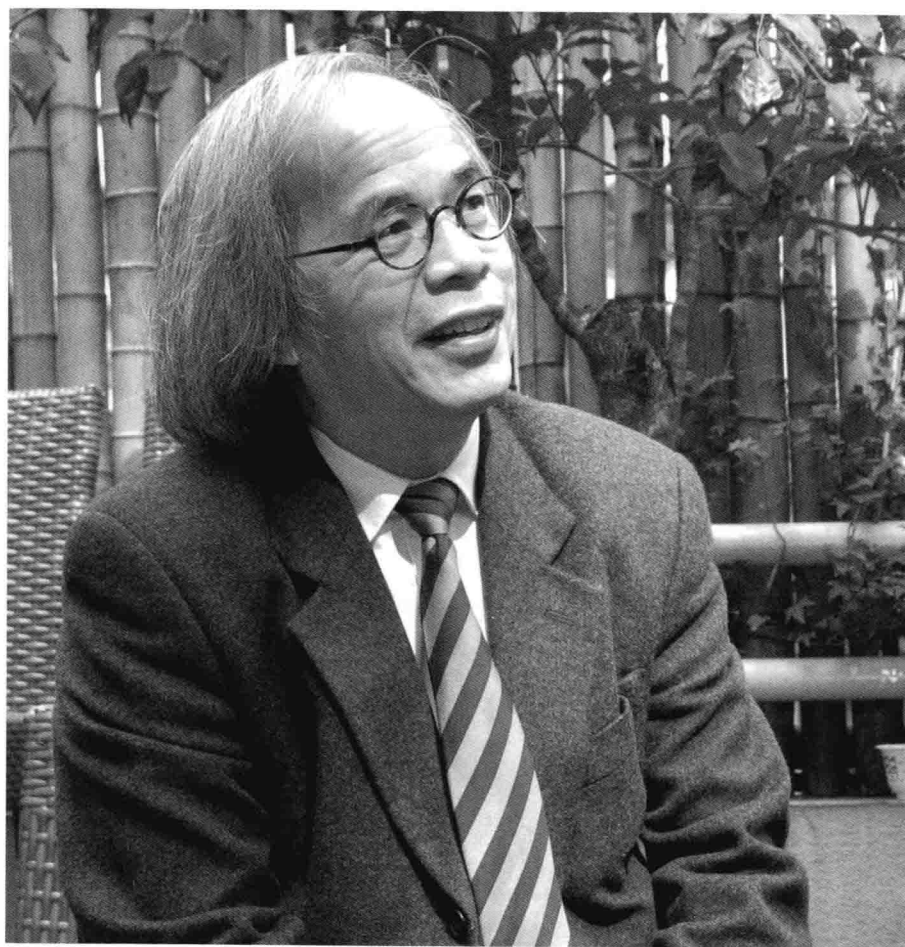
劉細良





01  
不袖手的旁觀者

雷競璇



## 不袖手的旁觀者 雷競璇

知識分子一詞源自1894年法國德雷福（Dreyfus）事件，一位法國猶太裔軍官蒙冤被指為德國間諜，小說家左拉為他作不平鳴，發表了文章《我控訴》，指出冤案原因，引起巨大迴響。群眾要求重審德雷福冤案，這群人便稱為「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不論身處社會甚麼位置，做甚麼工作，都有一種「不平則鳴」的特質。雷競璇，七十年代學生運動領袖，左傾，中大學生會主席，七四年留學法國波爾多大學，響應亞非拉民族大團結，研究黑非洲政治，留法八年後返回殖民地，任教城大，教授政治學。十年前離開學院，回歸傳統歷史文化個人興趣，他經歷過香港最多變的三十年，由始至終，扮演着亦即亦離社會角色，一如法國社會學家 Raymond Aron 對自己的稱呼：Le Spectateur Engagé——不袖手的旁觀者。



劉：劉細競  
雷：雷競璇

劉：今次訪問希望可以由你個人經歷，由學運、留學、教學出發，談談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

雷：這麼大的一個題目！

劉：不是很嚴肅的討論，只是一些較個人的事，我們先談你的留學生活吧。

雷：我是七五年離開香港，去了一年紐約，七六年便到了法國。

劉：在香港那個年代，那個圈子，去法國流浪或留學的人出發點是甚麼呢？

雷：我的原因是很簡單的，第一是無錢，沒有能力去英國、美國，又打聽了到法國是不用交學費，也不需要簽證的，十分自由，所以有此選擇。

劉：這個答案真令人失望。

雷：這個原因是最基本的，那時候很希望可以離開香港，在香港感到太窒息，自